



都御史孫忠烈公燧傳

王維禎

孫忠烈公者餘姚人也名燧字德成爲人沉毅有大略而與邑人王公守仁錢塘人胡公世寧同舉于鄉正德丙子公以都御史巡撫江西會寧庶人宸濠反孫公仗節死人至今壯之云宸濠者鷲害多知人也好生事不靖術人有李生者揣濠知其指乃爲妄妖言諂諛濠濠喜厚賞術人因以其言起陽春書院以當王氣濠由此乃爲反謀府中宦者劉吉南昌人李士實王春皆阿濠畫計曰大王卽欲有所爲可先請復故護衛之奪者以嘗上指幸許卽有兵其他以

漸圖之是時正德甲戌也 天子嬖都督錢寧樂官  
臧賢兩人擅權用事濠遣人賂兩人兩人爲矯詔復  
護衛如故濠見計遂爲反謀滋甚而士實等因言安  
福人劉養正有才略知兵濠乃招養正而養正益爲  
妄言諛濠濠大喜日夜集吉士實春養正等四人與  
計謀乃招納四方有罪亡脫及勇力才藝之子各數  
千人爲衣食居處諸司頗皆覺知然憚不敢發也是  
時孫公方爲河南布政使而胡公世寧爲江西副使  
云胡公乃陰上書告其事濠聞卽復遣人賂兩嬖人  
因遂陷胡公謫戍遼東濠懼觸衆憤不便乃復開館

延士爲講聖人之學明已能好善禮士若此也關中  
人故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者以詞賦高一代罷而  
寓居大梁濠使人請陽春書院詩其飾詐要名如此  
有頃孫公自河南遷江西覩濠姦憂之乃進諸司計  
曰卽濠發奈何當是時適副使許公達管南昌部中  
乃孫公卽又喜而令許公陰圖之而自下檄部中無  
城者亟築無糧者亟蓄無兵衛者可選練丁壯居僻  
治遠者爲秦立縣治以便約束于是進賢有城安義  
有縣縣各有兵兵皆有餉悉如令濠念孫公每一令  
出咸爲已備又懲胡公世寧往事意孫公必有奏乃

置人要路密詰之由是孫公凡七奏皆不得達奏略曰夫濠列爲藩王親爲宗室至富貴矣乃今所爲臣甚惑之府中使齎重寶往來京師者趾相錯于路此何以故也鄱陽賊凌十一閔念四吳十三者吏捕之急濠匿賊于西山祖瑩中吏不能得夫匿賊安用乎鎮守太監畢真由江西徙浙江濠厚贖爲別別時辟左右密囑畢真首肯之夫密囑背公厚贖結好非藩王所宜有也其他顯罪甚多不具論論今踪跡可疑慮者其後孫公見奏格益懼度濠旦夕且舉事乃令兵局徙兵器于他所益復下檄諸郡設兵備焉在德

巳卯言官言濠不軌 上遣重臣往欲奪護衛按其  
事濠恐乃名吉等四人謀曰今使者來卽訊我乃翁  
事敗矣不如遂反四人曰然因共定計迨壽濠之次  
日鎮巡諸司咸入府謝宴濠乃伏賊兵于殿內諸司  
拜未畢濠奮膺高足立露臺大呼曰方今 天子巡  
幸在外 太后召我監國汝等云何孫公抗聲對曰  
既有詔請出詔令衆觀之濠見孫公不可奪素亦憚  
許公乃以問許公許公曰安得此悖妄之言乎吾有  
赤心豈從汝反濠怒叱賊兵縛孫公許公孫公奮臂  
推縛者指濠罵曰汝賊且不見天乎天無二日吾有

二主哉吾死一身耳且見若種之漸滅也濠怒甚縛者持銅錘擊折公臂曳公及許公至惠民門外害之其時同謝者或從或默濠立即僞授劉吉太監令提督軍務李士實國師王春劉養正俱僞授軍師焉令人詣兵局取兵器無有乃括民間農器炊釜造兵器歷二十日始就濠乃從妃婁氏宮人百餘人登舟趨南京又畱兵守南昌遣所親婁伯之橫峰招兵道出進賢城進賢知縣劉公源清殺婁伯而濠兵先鋒攻安慶者又不能下濠甚憂焉其時撫贛州都御史王公守仁以行部道聞變乃即駐節吉安移文遠近

令各以兵赴義于是諸郡練卒一呼響應居一月兵集數萬所過供餉未嘗乏絕則皆孫公前爲之所也于是吉安太守伍公文定制孫公及許公木主于文山祠率所集兵以文哭之諸軍皆感泣因遂督兵至南昌擊破之兵入濠宮畱宮中者多自縊死濠駐兵王家渡聞南昌破悵然曰大事去矣我安適歸矣于是泣下官兵遇濠于樵舍風逆官兵戰不利俄而風順王公令實茅于舟順風舉火濠兵焚溺死者無筭妃婁氏赴水死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官兵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併宮人執之劉吉李士實王

春劉養正皆就縛而凌十一閔念四吳卞三等脫而  
至安義安義人縛三賊獻俘事聞 天子念濠懿親  
不欲加誅令自裁諸與濠通謀者以輕重伏誅李提  
學荅濠詩有規詞免罪其入濠府中謝宴默而不能  
抗義者皆減死謫配居無何而 毅皇帝棄羣臣不  
及錄孫公 今天子卽位首褒孫公贈禮部尚書謚  
忠烈詔江西立祠賜額曰旌忠公與許公竝祀之廕  
子堪錦衣衛千戶世襲公配楊氏封夫人公起江西  
時不以夫人隨公死報至楊夫人哭之哀其時昧且  
天割然忽斷炯炯若目見者諱曰天開眼矣以濠就

擒日考之則此先未擒一日事也子堪徒跣赴難至  
而濠已擒伏公棺哭之乃更治棺殮啓棺公面顏若  
生異香蒸蒸自棺中起江西人大詫焉以爲鬼神不  
欲死之也初孫公至江西治解舍得古鏡于深溝中  
背刻二十有八字其文曰光運扶日月心感天揚明  
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斯以昭明字畫奇恠觀者多  
不識後孫公死好古者以意辨之其文乃著焉孫公  
自始仕歷七官皆有大功德具在國史中孫公三子  
長堪今官都督僉事仲子墀尚寶司卿李子陞吏部  
左侍郎三子者皆天下士也豈天子以報孫氏哉胡

公世寧濠滅後復官卒至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封新建伯 論曰夫孔子不語神非無神也有之而弗語之也世傳弘治壬子浙之文場中夜既半場中人見東西立巨人二一人衣緋一人衣綠合言曰三人好事已忽不見是年孫公胡公王公遂同舉卒之寧亦之變胡公發其姦孫公折其氣王公平其難三人俱次成功二巨人告之矣豈非神哉夫奇瑰非常之士不可恒有有之皆天帝意也彼修一職立一節者豈不謂賢以扶世翊運能哉

孫忠烈紀遺

林大春

忠烈死忠去今日且七十年所矣其曾孫刑部主事以建言謫居潮陽時過林子稱引先公遺事林子亦樂道之而先是關中人王祭酒維楨者嘗爲忠烈作傳林子見于京師後祭酒死其文遂不多見於世至是主事以問林子林子曰夫亦各言其志而已矣主事曰先生盍爲傳之林子曰蓋聞之雉尾雖華不以加翟也狐腋雖美不以襲貂也祭酒既有言矣可復蓋之迺主事請益力於是林子惕然爲作孫忠烈公紀遺云公諱燧字德成忠烈其謚也其先爲孫武子之後世官大梁至後唐時有仕爲三司使諱岳者徙居

餘姚子孫因家焉故今爲餘姚人公大父某父某皆以公貴贈禮部尚書母夫人李氏以成化某年月日生公公生有異氣自少卽負奇挺挺不撓弘治壬子與同邑王文成守仁仁和胡端敏世寧同舉于鄉入試之夜有二神人現遙相謂曰三人好作事聞者異之然莫喻其意也 武廟末年諸貴用事 皇儲未建 車駕巡幸不時寧王宸濠因蓄異志聚天下亡命圖爲不軌於是端敏首疏其姦公繼弭其變死其難而文成竟收其功始信神言爲有驗云初公舉進士拜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踰十有三歲始出爲

福建叅政轉貴州憲使河南右布政使久之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是時濠方睥睨神器往往賂諸權貴通朝中陰事又屬以所知布東南要地而所深忌者惟公乃 廟堂竟以推公非其好也時公在河南聞命卽單騎就道以一僮一僕往及至鎮濠輒謬爲恭敬求結驩於公公正色待之不少屈濠由是益嚴憚公戒左右勿犯謀亦漸寢公因日脩內治嚴守禦下所部積粟練兵增城置縣及檄沿江諸路修戰具以備不虞其意常在濠濠知公意在已也思百計去公不可得一日遺公棗梨二物公笑曰不可蓋公知濠

忘已欲令蚤離其地以逞其私不知公職守封疆義無可去萬一變從中起惟有舉義討逆以死社稷而已於是濠恨始深濠疑公必有密疏如端敏也時令偵卒從間道遮疏使果得七奏以報濠恨益甚濠所蓄亡命羣盜橫行大江中多所標掠公募壯士輒捕得渠魁斬之於是濠恨愈不可解矣先是濠從中貴請復護衛屯田事連內閣至是內閣聞濠且爲變心殊悔之因諷臺臣劾奏濠不法狀請革護衛以剪爪牙有詔遣中使及都尉重臣責問且革護衛使者未發而濠之所私卽馳報至會濠生辰方宴鎮巡諸司

諸司不知也明日入謝濠遂宣言于衆矯太后密旨以監國爲名諸司相顧震駭莫知所出獨公與副使許忠節達抗聲請旨同口罵賊公憤甚至脫鞵擲濠當顙濠怒縱兵擊公中肩忠節以身翼公竝被執曳出惠民門外同日遇害其年己卯六月十有四日也是時天氣炎蒸忽陰雲四合烈風驟起城中士民爭走收二公屍爇于禪寺遠近聞者無不流涕濠於是遂發兵反大掠官民船數千蔽江而下破南康下九江進攻安慶不克婁妃諫不聽赴水死王文成聞變傳檄諸郡徵兵擊東南反者於是公所素練精兵

不期響應者以萬計軍威大振遂擊破南昌焚燒濠  
故宮濠聞解安慶還遇官兵于王家渡我兵迎戰稍  
却既而大破賊兵濠因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賊賊  
殊死戰我兵以小舟積薪順風縱火焚之賊衆奔潰  
濠始就擒 天子親征至瓜步尋幸金陵其明年冬  
十月班師駐蹕通州濠與逆黨俱伏誅又明年守臣  
上二公死事功次會 武廟棄羣臣 世宗卽皇帝  
位始追贈公爲禮部尚書賜今謚許贈副都御史尋  
進公官 詔立祠並祀于南昌賜額曰旌忠各廕一  
子世襲錦衣千戶蓋特典也始公平江西修治督府

掘得古鏡一有光扶日月之文宸濠之變公子堪等  
赴難易櫬啓視顏色如生櫬中習習有香氣及歸葬  
餘姚卜地于某山之原又得古琴一金簪二蓋奕世  
簪纓之兆而流風餘韻益深遠矣其後子堪孫鈺曾  
孫如津皆以廕累官至都督同知都指揮僉事而仲  
子墀季子陞次孫鑰次孫鈺次孫鏞季孫鏞並由科  
甲高第致位九卿岳牧 世宗朝鑰嘗上封事令其  
子如法復敢諫有祖父風卽主事也主事亦起家進  
士其世食忠貞之報如此林子曰余曩蓋過洪都道  
彭蠡望龍光于斗牛之墟途逢故老猶有能談忠烈

公遺事者方公之經略江西也蓋四載也其所爲操心慮患者甚深要之何嘗一日不爲宸濠地耶顧濠時猶憚有公在其謀未著假使臺章未下護衛未削濠不卽反明矣乃不幸所私報至變起倉卒公不及知反爲謝宴被挾手擊宸濠因而罵賊以死以致舉義討逆之志未施此亦有足悲者然而調兵四集安慶死守至纜長江不得下文成因之以擒王斬將伊誰力也嗟乎汲黯在而淮南寢謀張巡死而江淮保障至如公者其殆兼之不然安化王寘鐸之反非不戕殺鎮臣也卒之泯泯

無稱焉語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其此之謂歟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理行狀

文徵明

毛氏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其後以國爲姓公世家蘇之閭門諱理字貞甫別號礪菴曾大父顯卿大父以義皆不仕父俱以公貴贈徵仕郎南京工科給事中妣何氏贈孺人初徵仕公贅于俞生子玉繼王孺人實生而文公弟瓚公生岐嶷不類羣兒被選爲縣學生時未冠也成化丁酉領應天鄉薦丁未試禮部中高等廷試賜進士出身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曼詞長語往

往不切事情。上心益厭，思得忠實之言用之。公有  
所論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所言多見聽納。  
匡璫薄琮矯誕懷諛，在畱司橫甚，設筭陷士類。一時  
臺諫多以罪去，公撫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  
獄，論死。尚書秦紘鎮廣南，與安遠侯柳景交搆，中官  
佐景逮秦，詔獄事且不測。公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  
法。有旨景閒住，而秦得致仕。或言紘不當去者，公曰：  
事不可激，激或禍出意外。且秦他時名位當不止是，  
其後秦果復用，如公言。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  
下爲已任，而性剛愎，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公。

上疏極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  
古今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已之見可盡。如濬之才  
置之翰林，則有餘在；論思之地，則不可言。雖不用時  
論，躓之御史以言事，戍荒遠者，母老可念。公言其情  
請移近地，以廣聖朝教孝之道。又言餘官以言謫外，  
不得同言官牽復，則是臺諫之外不容有言矣。豈所  
以廣忠益哉。上皆嘉納。丙辰，以病予告家居。久之，  
庚申，起告北上，畱爲戶科給事中。會北邊有警，餽饌  
不繼，師徒摧衄多所失亡，公劾奏諸將校逗畱不職，  
狀他所奏，疑及微駁，論薦成切事。機丁巳，奉重書清

儲嶺南道拜兵科給事中久之擢山東布政司左叅  
議時觸冒瘴癘舊疾復作上疏乞解新任不允逾年  
始赴時弘治癸亥也明年甲子歲當大比御史檄公  
提調試場公展采錯事必慎必勤內之區畫外之防  
閑動合事宜時王公守仁以京朝官主試得公綜理  
得人爲盛中官出鎮怙恩驕恣多所漁取而藩府供  
億圍奪縱橫最爲民病公隨事處分不激不靡民得  
不敝而法亦無不舉待屬官以禮而教之以正前是  
屬吏事上諂曲稱謂如卒吏痛斥之非大過未嘗有  
所譴呵至治豪猾懲胥徒則盡法無所貸小民疾苦

必慰諭恂恂惟恐傷之民亦愛之如父母云在藩  
年以疾乞歸家居十年言官數有論薦正德丙子起  
爲南京鴻臚寺卿戊寅進南太僕寺卿太僕治滁州  
前是有司視爲閒局不復稟畏事多緩弛公極意振  
率核欺蔽徵逋負扶微興壞所釐正爲多會逆濠以  
寧藩叛首下九江攻安慶南京戒嚴叅贊尚書喬公  
集羣僚議所以攻守公言南京國家根本重地而安  
慶實南京屏蔽無安慶卽無南京矣賊起倉卒以我  
無備故直搗九江以窺江左當出其不意調集民兵  
水陸並進可以得志若待其至則虛實形見人情懼

虞伯生 卷之六十一  
擾事不可知已喬公以爲然遂以便宜檄公督潁泗  
和陽諸軍爲江表聲援公卽日出次泗上會罪人已  
得中外解嚴而公亦退還領太僕尋進公南京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公以年及七十上疏辭不  
允改撫治鄖陽公再理前疏遂得致仕時 今上新  
立中外翕然望治羣賢彙進而公以三朝老成超然  
遠引用不盡才輿情有遺望焉公沉敏精悍料事明  
審發言處事必要其終自其少時已無所苟比老益  
詳慎讀書不事博綜而貴明理隨所得見之於用文  
章長於奏議爾雅明暢援據精審而紆徐警發得告

君之體尺牘善叙事理疊疊數百言藻發雋雋永能起  
人意居官以愛物存心尤慎刑獄在南科時會諸大  
臣錄囚有鬻雞者因索直毆主人女奴死扼其吭而  
絕之若自縊者主人執之坐死公疑邂逅索直不有  
深讐何至殺人卽誤殺當遂逸去又暇從容爲計又  
安肯坐待執耶訊之乃女奴以他事雉經惡鬻雞者  
責直怒詈故用抵讎耳濟寧王彪者殺人置屍里中  
叢顯家賄其兄叢彰證顯殺之公閱獄至濟口以兄  
證弟已非人情矧彰一八何可獨據豈彰故有憾於  
顯耶核之果然罪坐彪死吳有俞棠者素陰賊無行

嘗負朱佑金忿其責償每思報之一日誘至家醉而殺之其家疑俞所爲迹之無所得他日長蕩漁人網得一篋有屍焉潰腐不可識其妻識其故衣執俞聞官反誣其妻嘗有所私與佑弟奉嘗有恨於佑者共殺佑且誘其幼婢證成其獄而佑死之夕奉實行販於外不知也公力言於上官卒白其寃而寘俞於理或議公居閒非所當與公曰茲事人皆知之莫能上達吾知之又能達之可坐視其寃耶蓋公雅性於人緩急必爲致力至於官府寃濫民間疾苦與凡是非失得有涉疑似者惟無所見見必昌言之公旣無私

而言復明暢聽者爲之意消一時監司郡守若邑大夫有事輒就而問焉公亦未嘗不爲之盡與人交任真而有情在僚友中尤能推誠投分不肯自利以損人東藩有督饟督芻二役皆叅佐番休任之督饟歲至京師事勞而費倍芻在遼左費省而逸歲甲子公有遼之役同官方矩以私便請以京饟易之明年復以讓同官冒政於時咸以爲難厥後逆瑾用事誅求切促方冒咸以虧課追徵破產不能償而公初無所與人以爲公克讓之報公曰是有命也當是時吾亦焉能逆知其事而爲之就避耶公治家有法教子孫

必以正下至僮奴僣從御之皆有制其所授任必堪  
其事卒皆得其死力殖產治第若饋遺出內咸責成  
其下晚歲業益克拓田園邸店徧於邑中垣屋崇嚴  
花竹秀野賓客過從讌飲狼籍雖極一時之盛而公  
無與也雅善養生平生保身如金玉愛養神明調護  
氣息至於暄寒起臥飲食藥餌節適惟時故晚歲精  
神完固餘年八十鬚髮不變語言動止與少壯不殊  
咸謂公優游黃耇爲當世遺老詎意一疾遂不起耶  
嗚呼惜哉公生正統壬申七月卒嘉靖癸巳二月享  
年八十有二徵明於公爲邑里晚進辱公忘年下交  
提衡引重雅意勤至有出於通家姻好之外者故因  
其子錫朋所述撫其大校叙次如右庶太史氏有所  
採擇云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唐澤傳

實錄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唐澤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弘治  
己未進士授平鄉知縣累遷至左副都御史巡撫甘  
肅澤沉毅知兵在鎮五年虜報旁午悉心經略以勞  
瘁成疾卒于涼州詔嘉其以死勤事特贈戶部右侍  
郎賜祭葬嘉靖二十七年其子復以謚請六月追賜  
謚襄敏

副都御史陳九疇傳

郡志

陳九疇山東曹州人字禹學以詩中弘治辛酉鄉試  
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囚越獄勢莫敢櫻公荷戈獨  
先囚敗就擒名重京師恤錄南畿闈瑾以不賂銜之  
謫廣東陽山令瑾誅詔還本部歷郎中平賽楊虎獄  
變遂菴楊公曰文以潤武武以濟變當今一人而已  
再仕四川會制府彭公澤平流寇藍馱陞秦臬兵備  
副使而黨本兵王公瓊者以啓邊釁劾彭公公亦落  
職尋復職陞本司觀察使嘉靖改元以宿望擢副都  
御史巡撫甘肅夷王長驅薄榆塞時公在甘州虜偵

知戒嚴直趨肅州公率驍騎晝夜五百里凡七日與虜鏖戰梟夷王擒都督捷奏降璽書賞勞甘肅等處皆有生祠忌公者愬公詔下公于理尋手敕廷尉赦之以皇太子生覃恩得致仕家居親九族睦鄉里州南卑濕間澇則傷禾稼蕩廬舍公力請通渠今稱永奠嘉靖己亥歲饑疫公輸粟百斛賑之前後計散俸金六百民乃少甦及公卒報北虜犯雲中急夏官卿王公侍御宋公交章薦公至則已封樹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

江公潮墓志銘

吳國倫

江公諱潮字天信門人稱之曰鐘石先生豫章貴谿縣人其先閩之浦城人宋宣和間有祖公榮仕爲弋陽令因家弋陽淳熙初徙貴谿之湖陵里其後有名彥璋者公六世祖也舉元鄉貢生文斌文斌生永洪永洪以文無害丞監利生三子而其季爲公之祖曰憲憲由鄉舉爲應天府學官生耒陽令左卽公父娶汪氏生公于成化丙戌五月二十三日公自少岐嶷不羣應天公心奇之間攜以過其鄉高先王所公侍

立竊聽高先生語移時無倦容高先生固目公而語其倩張曰大江氏者必此兒也因從吏張以女字之弱冠補弟子員丙午舉省試第一弘治己未登進士選授壽州知州壽雖祖宗湯沐邑然瘠而近陵民不勝繁役屬歲大侵道殣相枕藉公至愴然下令與民蘇息尋奏記諸上官拯荒弭盜招流徙所全活不下萬眾會浙江大比士遣使聘公為主試官公曰以吾拮据一郡猶日昃不遑安得曠其職為人從博士家取代庖之譏耶因報書謝不赴時論高之未幾有少年喜事者議請城中都公立草數千言諷之其路

曰茲大役也無論所在空虛而饑饉之民未易卒動即高帝神聖其自定鼎以往為萬世保障計會無一郡一邑不金湯也而獨于肇基之地闕焉豈智竭而力不足與此殆有深意非臣庶所得窺耳今欲以尺寸之畫而補神聖之所不及難矣哉其議遂寢乙丑擢南京刑部郎夫之日百姓遮道泣因築生祠祠公正德戊辰擢廣東按察僉事分持風紀海濱吏民肅然憚之會所部連川山寇李亞保聚徒剽掠禍將蔓延公親督將士深入其巢擊破之事聞朝廷勞以白金文綺庚午擢副使奉璽書視嶺南諸學風厲

學官弟子先德後藝一時所識拔類多異才如霍宗伯韜蕭太史與成其最也壬申奔耒陽公喪里居三年哀瘁骨立除服補山東如前官風采無異居嶺南時而得士若李太僕舜臣者數輩後皆以名實顯故時人稱公冰鑑云庚辰遷山東按察使議法持大體治獄多所平反而獨繩墨吏抑驕將毅然不少貸嘉靖壬午遷廣東布政使公以廣故多珍賄異物而吏其土者率緣篋簞損名乃躬礪清白以風庶官已乃稽出納謹益藏節約諸經費皆日攝而手籍之庾人守藏吏惟有抱牘股栗凡公一日見帑金數百錠歲

久封識漫滅不可稽詰之守藏吏曰茲積羨也公曰民方困征求而帑畱贏金以資不肖者之私橐何謂因盡括入屬籍以報兩臺使克軍需是歲省民間軍需數百萬石而又塞一弊源益可謂不媿四知矣乙酉公以文武才被薦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軍務公下車未數日卽行邊閱城堡堅瑕芻粟豐約與諸將士勇怯策緩急而弛張之居二年虜不敢近會有太原人李福達以妖書惑衆聚黨至數千人改年爲亂震動三河公勒兵解之而獨福達操重資逋匿他所已聞公圖其形購捕益急遂詭

張寅名入京夜持萬金為武定侯郭勛壽因匿勛家  
勛詒書山西使者為關說欲脫其急公捕得其書  
抗疏陳福達罪狀併劾勛倚掖廷親怙勢藏逆敢為  
亂階罪當誅不誅勛無以信法疏三上不報勛因得  
流言宮闈謬為張寅稱冤 上疑之時永嘉張公新  
相恐諸大臣不附已又欲結勛自固遂阿旨下公詔  
獄且使人陰嘗公少易而言中丞可復也公正色謝  
曰人臣奉法無狀不知死所何以官為永嘉知公不  
能屈卒從未減議罷公官公既罷歸日侍太夫人養  
甚愉悅間從鄉長老賓客雅歌酣飲不復談往事久

之勛坐不法敗 上亦悔詔獄非實中外人人謂公

當復名用而公獨晏然將終其身無何真人邵元節  
新被寵以禮部尚書乘傳詣龍虎山為 先帝祝釐

所過無不望塵希恩者獨知公負重名先使人致幣  
將招公公恐其污已也使人報其幣謝不與見已劉

給事君賢疏薦公有風節可當大任公聞之愀然歎  
曰吾罪纍也奈何巖穴不深而猶以姓名辱世人耶

自是益遠引不入城府辛卯春正月六日病卒享年  
六十有六業已葬白谿之東原越數歲有司舉鄉賢

而以公與高先生為稱首而並祀之高先生知人哉

隆慶改元奉 先帝遺詔錄公忠追贈公通議大夫  
兵部左侍郎遣官爲起塚而諭祭之制辭有持法正  
妖矢忠遭謗云云嗟乎公生平槩見奚啻榮于華袞  
已哉吳子口往予釋褐聞朝著長老談大獄狀令人  
病悸髮上指冠夫永嘉其時馮 天威以修其睚眦  
至虜辱諸言官大臣何震驚也已乎公三疏讀之益  
可謂諤諤批逆鱗而猶幸其得禍獨淺豈忠言正氣  
有當于社稷之靈非權幸所得辱耶乃武定之奪侯  
與永嘉之免相皆不旋踵公身後數十年重見褒卹  
炳炳國史與三辰爭麗人臣何以負國爲哉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凌公相墓志銘

崔 桐

副都御史凌公卒之明年禮曹遵京職三品例狀公  
治迹以葬祭請 天子以公爲賢報曰可命有司治  
葬事翰林院撰文賜祭一壇公子斯輩以墓銘徵於  
桐桐奉讀 諭文其略曰供事累朝蒞官三紀賢勞  
茂績資望方深又曰圖用舊臣詎意淪逝計音來報  
良切悼傷桐惕然嗟異曰 聖恩何優渥哉圖報稱  
以竟厥施公之志也而今已矣其如 聖眷何哉公  
諱相字忠甫號芹溪生而體貌豐偉穎敏強記弱冠

廣德金 卷之六十一  
領弘治乙卯鄉薦登己未進士辛酉授山東沂水知縣沂水民健訟徭役歲不均公至覆惡樹善定額限徵無何沂民畏威懷德逋負報足常道上其狀尋擢南京廣西道監察御史公守正不阿苞苴不入嘗論劾不職大臣數十人士論直之辛未遷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惠潮諸郡會巨寇大峰嶂李四子等據卜四巢爲患公躬親奮擊火其巢穴巨寇悉平捷奏天子賜以金幣陞俸一級丁丑以內艱服闋補山東僉事戊寅遷遼東行太僕少卿嘉靖癸未遷苑馬寺卿公居遼六年清理餘丁匿馬歲增萬計兼署分巡

決大獄不爲豪右所奪當道廉其才能檄以督修邊城負城有山曰十方寺高數十丈廣可十里爲夷虜駐馬所得伺城中虛實公指麾散夷圍之境內且諭以吾故地與之立券示無相背監司奏公績賜銀牌綵幣陞俸一級丁亥遷四川右布政使時有芒部之役公督餉有方大軍倚之左右有以買木羨金五千私公者公卽日移文具白撫巡蜀人咸清其操己丑遷雲南左布政使夷情有積歲難處者公從容籌畫動無遺策爲當道所器重庚寅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督理軍務湖省故有鎮守內監及總

兵官諸冗員公悉奏革之民賴以蘇是歲甘露降嘉禾生黃岡民有一乳三子者表上詔賜鏹幣以異其政協修顯陵工成亦得例賜鏹幣居二年公以病懇疏乞骸骨得溫旨慰諭不允辭公素短視前任滇南日偶失禮於部使者風其同類追論公公亦疏辨且乞休壬辰得致仕先湖湘人元末有萬一翁者徙於通遂爲通人四世諱仲禮生守約守約生公祖瑄瑄生雲號石巖公父也瑄雲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卒以庚子五月二十有五日生成化乙未二月二十有五口得年六十有六平生奏議已梓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錢公宏神道碑

童承叙

公錢氏諱宏字可容別號江樓世家錢塘少穎重不羣弘治甲子以醫籍舉順天高第正德戊辰登進士試銓部政已巳遭父喪辛未服闋除刑部湖廣司主事乙亥遷廣東司員外執法明允尚書張公重其才使閱章奏叅決庶獄會慮囚多所平反有權貴恃勢撓法公竟按如律因見忌丁丑轉山東按察司僉事辛巳遷副使公在山東幾十年歷綜兵備清戎驛傳屯田諸務勞績最著初毅皇帝南狩供需靡紀極

巡撫王公遴公使處分隨事經緯貴近弗能屈上下  
賴焉吏有以行賄敗者公按治之吏窘陰欲持公伺  
之卒不能構章丘潦歲大侵公賑卹盡力全活幾萬  
命民爲立祠祀之巨寇起齊魯間公督兵殲其渠魁  
餘悉解散時巨璫鎮守役民夫無時公首裁之民間  
公名輒曰錢使君青天也至今誦焉嘉靖丁亥進廣  
西按察使持憲有體馭犴獠獍以恩信戊子入覲諸酋  
長率衆送道左益曠事也己丑轉福建右布政使辛  
卯進湖廣左布政使二轄事劇蠹弊叢集公至爬剔  
殆盡刁猾斂避壬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  
提督南贛軍務公益感奮設方略勤撫御遠近效順  
盜賊屏息公以其地上游不可一日弛備乃刻武藝  
圖訓將士身自臨閱軍聲大振復爲文諭民勤儉併  
給示賊所嘗巢處俾知所嚮祠清獻趙公信國文公  
以勵忠節癸巳疾作遂懇乞歸至再上始得請凡三  
越歲竟卒年六十有一平生嗜學好問所著有江樓  
遺稿尤工漢隸日臨池不倦公之先本汴人扈宋徙  
錢塘玉泉山祖兆之左有司所營葬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祥墓志銘

呂 柟

公諱祥字應和姓陳氏瑞州府高安縣人也公天授  
俊拔穎悟過人既舉進上以縣令召爲監察御史所  
至伸理冤抑摧折豪強賊吏率望風解印綬去然直  
言危論風振一時當路陰忌出爲惠州知府公至斷  
獄如流民有告理齋糧數合計刻白事時有陳半升  
之謠民有二女嫁爲比鄰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產子  
而姊之妾適同時產女也乃棄其女而號于衆曰妾  
產子也遂夜燒妹傍舍闕妹夫婦赴火所乃竊抱其

男歸爲已子妹覺往索之弗予因訟于府公無他證不能辯佯言曰必殺此兒事卽了耳乃置甕注水堂下引二婦出取兒密諭一卒謹視之而告其婦曰隱情無證斷案可憑禍本不除爭端曷已吾爲汝溺此兒以解汝紛乃佯怒叱卒詐爲投兒狀而復令左右迫逐二婦使出其妹失聲爭救不可得則顛號仆堂下而姊妾竟去不復顧公笑曰事白矣卽以兒付妹而反姊妾杖之曰果汝子也安能聽人殺而不救乎姊妾不敢言一郡以爲神時長樂強寇張林二渠魁負固劫殺公外諭百姓樂業因弛賊禁密召所嘗受賊害者授之方略伺其歌飲一擒之惠民用安

在任三年陞廣東按察副使廣人習聞其風無敢作姦飾非者嶺海之間一時振肅三年陞河南叅政分守大梁吏民畏愛遂陞福建右布政使未半載遷左布政使順天府尹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尋改巡撫應天等府地方應天諸郡爲東南財賦之地吏多冒沒公攬轡澄清剔去賊汙南畿晏然公素有疾又以母夫人高年屢疏乞休尋以嫌隙被論待勘家居二年朝廷急欲用公詔起之而論者益并力沮公遂以副都御史致仕又年餘卒六十一歲卒之日所

居荷山北崖墜巨石數十聲震如雷公筮仕上虞卽  
多善政有去思碑雖被公刑者亦稱好官云服闋補  
華亭華亭壯邑令恒敗于利公水蘖之操毫髮無玷  
然則公自御史以至中丞勲績懋著豈偶然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冕墓志銘

唐 胄

公諱冕字孔瞻別號滄山始祖嘉祥宋太常博士南  
渡遂家餘姚曾祖涇祖廷芳祖妣張氏考璿號靜菴  
妣黃氏以成化乙酉三月癸亥生公性敏異丙午領  
浙江鄉薦弘治壬戌登進士第凡丑授刑部河南司  
主事正德戊辰逆瑾竊柄以謝文正公故欲盡傾姚  
人之仕於京者有一立犯法瑾欲羅以重罪公執如  
律瑾怒欲謀重陷公固不爲屈後大司寇王公鑑引  
爲已咎以解之仍捏指降公金谿知縣公至興學抑

強恤隱吏民畏而懷之當道旌有古循良風庚午瑾  
誅復授禮部祠祭司主事陟員外郎郎中大宗伯傅  
公珪劉公春咸器重之甲戌陞河南左叅議分守大  
梁適值歲歉公撫賑有方民多全活長葛縣富民宋  
孟雲初抱乞養爲嗣後晚得一子忌之賂吏誣以賊  
黨欲寘之死公審錄遂辯其寃丁丑公當奏最百姓  
遮道乞畱巳卯陞福建左叅政興化有朱姓者倚兄  
勢橫行累被奏訴多賄寢公執而諭之一律以法其  
人悔悟庚辰永春等處流賊猖獗劫去捕盜通判分  
巡不能禦坐失機鎮巡謂滅賊非公不可乃越境借

公行始選精騎百人挑戰誘之出險巢擒其渠長數  
人賊請以所執通判以易公知賊必驚遁遂料地按  
伏擒其首從數千送海上者惟百餘人盡推功於失  
機者以贖罪嘉靖改元公奉表入賀尋陞河南右轄  
理戎且署篆逾年廉威肅然乙酉陞陝西左轄以織  
叛楊太監額外之需索過甚欲手疏以聞楊使人陰  
伺公過以中傷之竟無所得鎮守太監晏宏乃私謂  
之曰宋公剛正吾屬羞見楊亦自悔邀偕往謝過凡  
省之應邊糧餉器械無不周備總制荆山王公倚以  
爲重薦其才行氣量可大用未幾靜菴公與太安人

相繼病卒公居喪盡禮哀毀骨立服闋庚寅北上適  
閩有逆變布政查公約輩遇害當道謀所以繼之者  
仍補公其省公底定安集之計臺司事久不決者多  
屬公平允辛卯大比賓與之典尤極恭慎癸巳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適 太子誕  
生覃恩進階通議大夫追贈祖考考如巳秩祖妣贈  
妣加贈俱爲淑人蔭一子入監讀書甲午會南京太  
廟災具疏自陳不允公念鄖三省流聚易於生變凡  
謀武興學賞罰賦役財用刑獄無不留心乙未偶感  
風疾再疏懇乞休致允之公候代會劇賊馬興等起  
害連鞏昌漢中諸地公疏請勦捕兵進功將就緒述  
代者至遂就道後賊平 上念舊勞有白金文綺之  
賜公性愷悌族戚黨里無不愛戴未嘗一言欺人入  
仕三十餘年清白之操始終不渝嘗訂家訓分列修  
身齊家等條皆爲格言每遇節且聖壽必朝服拜祝  
遇祖考忌辰或時薦其容愴然必敬誠將事暇日聚  
昆弟親故觴詠盡歡丁酉秋嬰喘疾卒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戴公書傳 胡直

戴書字天錫崇陽人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南京大理寺評事歷副正守法奉公讞獄稱情有刑官較駁論奏被繫竟以理勝纂修大理實錄多所刪正同事者以文歸之正德三年戊辰丁內艱服闋陞四川僉事清查各鹽井竈戶而簡縣爲多縣中素稱强悍輒有異謀按臨計擒之時大河南北羣盜縱橫流毒西土復獲首惡二人撫按以聞特加俸給僉蜀六載屯政鹽法利興弊革民甚便之遷陝西苑馬寺少卿十三年遂有甘肅兵備副使之命焉甘肅新遭兵劫夷情

叵測羈縻者奔竄未定規伺者釁隙未弭於是安集  
區處咸中事宜西人迄今追思之時適逆瑾用事而  
剛方正直之操與俗多忤遂以病告歸中途上疏譏  
議時事又爲執政中寢自是屏跡村居者八年士午  
嘉靖改元禮科都給事中邢寰奏爲恤遺直舉遺才  
以裨化理而首舉書二年 上特旨簡用適西事不  
寧遂條陳防邊五策一曰修復重勢以峻邊防二曰  
撫存夷衛以固邊疆三曰慎防奸細以清邊鎮四曰  
察哈密傾危之因五曰察土魯番繁複之辭皆切中  
邊防四年復轉雲南憲副整飭臨安時尋甸劇盜安  
銓與其黨鳳朝文鼓衆省城合勢牽制我兵乃引兵  
西援而戰大破之窮其巢穴不閱月首惡就誅有王  
舍普顯者殺本官普銓縱兵騷擾其所圍結處前來  
峭壁後臨絕巘攻之最難書謀定舉兵向之浹旬而  
功成南人以爲神九年擢貴州廉使十一年進廣西  
右布政使未幾轉江西左布政使有餘銀數千移文  
撫按絲毫無所私同官憾之雖總大藩躬親庶務一  
切簿書皆手裁十二年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比  
至以叛苗阿向與土官丁仲武節年仇殺拒敵官軍  
具疏陳其可誅者八駐劄龍里經畫戎事冒毒霧嬰

疾卒時年六十有九計聞 朝廷特命有司諭祭書  
歷任三朝清約如寒士輿論高之

正議大夫資治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省齋陳

公克宅墓志銘

呂本

省齋陳公卒于嘉靖庚子十月二十二日壬寅正月  
九日已葬于雲樓鄉陸橋園之陽逾二十年矣墓中  
石尚虛至隆慶戊辰其子有勳等乃以少司寇東橋  
楊公爲公狀請予銘之予生也晚猶及見公且與有  
勳等善也不敢以拙辭按狀公諱克宅字卽卿省齋  
其別號也其先宋丞相文正公康伯扈高宗幸越過  
姚之馬渚鄉聞鐘聲顧其地樂之命介子祥卜居焉  
遂爲餘姚人由馬渚避兵燹遷于瀆村者曰實一公

又四世有諱孟昂者隱居教授以詩名稱吟軒先生始未嗣育弟子巨理已復生一子吟軒卒妣老且失明患疽巨理公親吮之且瘳妣呼巨理公行曰巨四至孝吾所生兒不逮也願天生賢子報汝已而果生公吟軒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嚴氏繼周氏俱淑人巨理公贈文林郎嘉定縣知縣加贈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妣周氏贈孺人加恭人淑人人皆以爲天道不爽云公生成化甲午二月二十八日於次爲六幼穎敏絕人而志尤遠大兀兀墳籍間不治生產

乃翁巨理公以食指繁欲令改業公未敢言因侍遊圃中什拱木以悟翁翁曰已成材矣而折之可惜欲汝舍學實類此自今不汝禁也公乃於書無所不讀亦無所不記遂膺弘治甲子鄉薦明年卒業南雍大司成楓山章先生問公所志公對曰要於道德申豎功名耳楓山喜而進之日與談經論學深相得造詣益精識者以公輔器期之矣正德甲戌舉進士知嘉定縣嘉定巨邑賦重習奸詭其甚者假荒壤之日移稅比里民受困而逋負益多公不避寒暑遍履其地一一而籍之宿弊頓革公又欲輕重歸一則卽神奸

無所售而惡其害已者挾權要尼之竟不行乃更議金花官布輕齎請一歸重則者民賴以少濟有富僧其徒之父利其有一日匿其子於外方曳他屍誣僧殺之公疑不亟訊人或有謂公受賕者公不爲動徐訶之匿者出衆方驚服獷寇湯毛九盤據天目巡撫張公津奉命征之檄公從一舉而渠魁授首餘黨解散悉如公筭公治嘉定逾三年威與愛並施而意在安民如追黠里乾沒官賦不使變鬻闢佛寺以新學宮鑿低圩以通水利差九則以均徭役汰民兵以省冗食慎訟獄以安良民嚴昏卑以絕苞苴莫不次第舉之部使交章上薦張巡撫尤稱爲南畿卓異之首諸所建白輒申布令甲澤及他郡焉戊寅徵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公益感奮知無不言其大者巨闢劉允取佛烏思藏挾邪蠱亂疏其十罪乞誅之大禮議興伏闕上疏諫繼之以號廷杖幾斃號時有亞卿知上怒欲竊起者公厲聲扼其項曰大臣不當先去爲人望衆皆凜然大學士蔣公冕尚書喬公宇汪公俊相繼引去而議禮之臣不次驟進公言進退大臣關繫國體章三四上甚剴切劾奏武定侯郭勛大不敬冢宰王瓊才而險直聲震天下出理直隸山東鹽法

疏招復貧竈嚴革奏討等七事切中時弊繼按貴州  
民苦苗患供億不足公約束有司務爲厚大而區畫  
不遺細微行者苦盤江瘴氣裂山鑿道得免毒淫麻  
將寨劇賊私有名號屢格官兵公密授計斷事史勅  
以署程番篆往因選兵馳襲之賊皆就擒地方底定  
內伊外番莫不感戴及事竣還朝道出淮揚民饑公  
條上救荒五策且請大發帑儲借留司府官賦以廣  
賑濟全活者以萬計乙酉按河南立三場調閱之法  
一士必更六主僉同始錄關通弊絕所得多名士其  
激揚舉刺尤出至公有憲使某者廖冢宰親也居職

無狀公特疏劾罷之廖不能庇部下墨吏比望風解  
綬去矣所至興學校斥淫祠祀夷齊墓葺諸葛丞相  
草廬廓岳武穆祠甄獎賢孝表揚貞節風俗爲之感  
化丙戌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潘兵糧公臺資  
已逾八年卽內擢爲晚冢幸竟以夙憾出置巖地輿  
論不厭公曰此獨非王臣耶怡然抵任甫七日會查  
盤給舍檄一指揮入南路爲鴛番橫梁寨所殺坐累  
戴罪剿賊公拊士卒繕器械凡致勝之具旣備且精  
乃勒兵夜至鴛寨焚碉房數十所出其不意盡殲之  
撫按上功兩荷金幣之賜自是諸番落來犯者輒遭

挫衄無不求盟獻馬悔過之不暇矣兵糧多虛冒而  
總兵者又陰護之不可詰公廉得其實悉麗詐冒於  
罪時何總兵舊在貴州憚公嚴及是何大慚公因而  
駕御之頗得其力卒爲名將全蜀比歲大侵民且饑  
死不能給邊餉公多方措置又往來督運馳驅道間  
鬚鬢爲改人知公之苦心也卽不繼亦無怨譁庚寅  
考滿明年辛卯陞河南按察使公素精法律而原情  
斷折民自以不寃釋趙景陽等之無辜發劉一清等  
之有罪皆其表表者不二年薦者凡六上有郭侍御  
按貴亦特疏請補貴轄以從民望時王家宰復起思  
中公不得顧對衆稱之癸巳陞湖廣右布政使尋轉  
左錢穀出納令輸發者親視其衡藏吏袖手不得與  
公刻期遣發吏胥惴惴無敢以事嘗者楚地故稱饒  
廣癸巳水甲午又旱困矣又加以內府採辦宗室祿  
糧承天建治諸藩濫乞將何以處之公蚤作夜思合  
一省息耗而總制於衷應其不得已而弛其可緩民  
亦以不擾且提調試事費減三之一而賓興視旨尤  
飭勦識器什畱爲後舉之用亦省三之一其綜理節  
縮率類此公練達精審自信無歉平生未嘗屈法徇  
人撫按容有銜之者而竟無一隙可乘顧首薦甲午

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等處兼理軍務  
先是有凱口囤賊阻險造逆自宣德以來征之不克  
正德間其裔阿向復叛四用兵征之又不克賊轉張  
甚巡按御史王杏疏向當誅之罪有八難克之勢有  
三命下公相機撫剿公一撫之不得乃按行賊壘獎  
督將校乘雪夜令後死士攀崖上以索梯度軍據其  
要害一鼓克之向賊授首浮斬六百有奇招撫降者  
可二萬計捷聞詔晉公二品俸賞銀三十兩綺二襲  
公以囤險絕集衆策擬剷穴置守以圖永安適調總  
理糧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代去漏孽復曳生苗據  
囤爭之守臣畏譴反嫁禍焉嗾言官論公主用兵非  
是公聞而求去甚力得旨回籍聽勘丁酉抵家杜門  
養晦危坐一室隨意縱觀經史百家言倦卽出行郊  
陌與田父塲叟談農圃事歲時謹祀典置遠世墓田  
木備者訓率子弟習行孝弟之道悠然有以自樂至  
於聲色貨利一毫無所好卽是非通塞悉置不問如  
是者四年忽疾作逾日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七越二  
年壬寅勘貴事者始白公功詔復公職贈通議大夫  
賜祭葬并給與祖父母父母妻誥贈廕子有年爲國  
子生

右副都御史宋公滄傳

郡志

宋滄字伯清鉅野人舉正德戊辰進士授中書舍人  
 陞刑部員外郎清雪冤枉平反惟公選陞鴻臚少卿  
 歷陞左通政嘗疏陳時政六事俱中肯綮滄貌偉聲  
 揚敷奏明敏朝著動色擢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入  
 境宿神宣驛夜半有數鬼訴冤及至成都乃訪向鬼  
 所訴者核其情實置之法遠近神之會白草番蠻劫  
 掠安綿城堡滄移兵擊滅之復所侵十八寨真州流  
 賊周天星嘯聚可三萬人官兵不能擒制請於朝發  
 兵剿平前後璽書褒賚陞右副都御史 世宗每念

滄功且熟於禮嘗曰天下巡撫皆如宋滄朕真無憂矣一日傳御札擢滄禮部侍郎掌鴻臚事主者奏滄有功方鎮不宜處以卿寺遂寢已而五奏乞休予告還里而卒鄉人慕其忠孝祀之學宮所著有都臺文稿十卷秉忠定議十卷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可泉胡公績宗

墓志銘

公諱績宗初字孝思後更世甫秦人也號可泉亦號烏鼠山人穎悟夙成蚤歲以春秋爲邑學生提學遂菴楊公虎谷王公咸愛重之中陝西辛酉鄉試繼登正德戊辰呂柟榜進士三甲第一人會有執政子亦登二甲第一人欲覬翰林清職乃倚中官劉瑾勢以二甲三甲各第一人因傳臚俱授翰林院檢討仍取二甲邵銳黃芳等五人三甲李志學等三人俱授庶吉士實假衆市公也公辭職不獲乃受命與修撰呂

公編脩景公叅對 孝宗實錄成錄賜金幣加俸一級庚午執政者以瑾敗其子編管爲民乃註公與邵黃等俱外補公補四川嘉定州判官歷二載陞潼川州知州俱有惠政乙亥陞南京戶部湖廣司員外郎巳卯陞吏部驗封司郎中以考最得封父如其官母竝妻封贈爲宜人未幾陞安慶府知府時值逆濠兵後民皆竄去又 武皇駐蹕留都供御繁劇朝議以公秦人有經略雋才特簡公以守刻期履任時夏旱秋澇公修火政舉荒政上下乂安明年癸未江南大旱歲饑民流復詔公移守姑蘇公以姑蘇鉅郡財賦益夥法制益難經理庶務尤詳於治皖會詔守令久在公任兩郡幾九載久道化成禮讓興行擬古循良當不多讓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及去任兩郡士民皆建祠奉祀樹碑頌德思如父母再移浙藩又改晉省以平盜功蒙賜金幣辛卯陞本司右布政使壬辰丁外艱制滿復除河南右布政使時鄆陵盜起公討平之亦得賜以金幣丙申轉本司左布政使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地方時魯府恣惡公抗疏以聞得遣廷臣會勘詔奪其祿并革護衛地方藉以寧謐繼以原職總理河道經畫河防利弊丁酉以

九廟成奉詔進通議大夫得進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妻如其官己亥以 皇太子立復奉詔得廢一子入監讀書既 乘輿南狩公迎於磁乃復改巡撫河南時 車駕經過公經理周悉事竣復賜金幣汴中大饑且疫公上疏請賑情詞激切同事者覽而難焉公曰豈得念吾屬而坐使斃中州數百萬之生靈哉脫有咎某請任之疏上得發帑銀二十萬兩命大臣賑貸之汴民少蘇焉己亥冬汴中薄城內外火燎頻發未幾行臺亦災公引咎乞歸因得賜閒田里爰築別墅以居日閉閣著書手未嘗廢卷帙於諸理亂

黜陟不相聞時或乘籃輿課耕隴畝亦或登高賦詩興盡乃反與邑中薦紳燕會作九逸圖時有巨惡欲脫罪乃誣公被逮賴 聖明洞察實釋得優游卒老庚申九月三日方執簡對賓倏忽告逝據生成化庚子享年八十一歲公才氣英發對客揮毫詩賦立就宛若宿構然雋爽豪逸上追古人凡海內賢達及藝文之士望形影從聽聲響赴欣欣納交而翫骸詭隨之徒未免含嫉睨視焉雖大位屢滯不究厥施而功實詞華流傳遠邇雖百世不泯也有辛巳集丙辰集各四卷烏鼠山人小集八卷擬漢樂府二卷擬西涯

古樂府家譜各一卷安慶志三十卷秦安志二卷鞏  
郡記三十卷秦州志三十卷春秋本義十二卷並彙  
選唐雅苑音等篇皆已行於世其河嵩歸田諸集未  
梓者尚多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瓶山胡公宗明墓志銘

張時徹

語曰豫章干霄匠石羣睨華衣入市行旅共指古今  
所稱豪賢人何弗然乎瓶山胡公益宣朗強毅人也  
長材偉略雄視海內彼其亢節厲行盡瘁宣猷期以  
明在二之義而揚見龍之光顧豈有飾智矜奇越俎  
代割僥倖於不可必得者哉而乃橫被訕鑠卒之顛  
踣以沒此其毀譽愛憎之故難言哉難言哉初公之  
少也試藝於監司輒盡誦其諸生長者未幾策名計  
偕舉進士高等注民部郎犒邊監兌暨督餉者數矣

凡皆濶節廣志者所不屑為而公則獨勵操尚嚴簡  
 書皎皎著聲績已乃歷四川叅議改廣東進湖廣副  
 使適漕河梗塞督治大有功都御史劉公天和簡公  
 霄交疏其績已乃轉福建叅政下車首問民所疾苦  
 而浮糧為甚益閩故多山澤之稅地利率遷徙不常  
 而逋播者滋益眾官司無何率委其征於窶焚而豪  
 右坐業其利民用大困公乃盡括見產而則之賦且  
 均其不根無歸者積困頓蘇而大不利於豪右始籍  
 籍多口矣會公遷長蜀臬以去而御史按閩者妄庸  
 人也素不懽於公入豪右言遂疏公治閩無狀宜罷

會相臣雅才公下吏部疏其治行卒不得罷而眾不  
 洞隱曲謂公結於柄臣咸思有以傾之矣已乃調廣  
 西佐都御史毛公伯温平黎有功進雲南右使河南  
 左使又以憂免起山東左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言官恥其黨不勝也復申前論而相臣復  
 之落言官職眾益譁不平而禍機自此牢矣遼固  
 東北要邊虜入無常時公至則明賞罰申禁令集謀  
 謨精技擊增築屯堡據險守要北虜至則堅壁清野  
 精騎突其前伏兵犄其後左右夾擊虜大崩潰擒斬  
 數百人獲輜重無算捷聞朝廷方議下爵賞而公以

爲積靡之餘不一大創虜終不遁匿乃師李牧故事  
委縱人畜誘其深入而盡殪之而言官不察疏爲失  
事遂謫浙江叅議此非惟不悟兵機亦伺瑕媒釁者  
之過也已復倖其速仆而詆斥益力竟削籍以歸公  
仰天歎曰嗟乎鴻鵠而與雞鶩爭食馱馱而與駑駘  
抗轅豈其志之所安哉顧低回隱忍不敢遽自引決  
誠以國恩莫報而馳驅之志未衰耳夫改錯而追曲  
者瑣夫之恒也執方而違衆者達士之操也而今而  
後庶幾得從吾好矣乃陟降原隰擇山水便利處樹  
檣藝圃課家衆力作時植杖逍遙歌十畝之章以自

適適如也歲時伏臘則烹豚醜酒集里中厚善者觴  
詠爲娛蓋不知日月之于邁也人有言鈎曲者受隆  
赫之寵懷璧者蒙屢削之悲古今大抵然矣公負蓋  
世之略持不緇之操卽不能鳳舉鵬騫依日月之  
際豈不可以積資累秩遨遊於坦途者哉至其以才  
推轂於相臣要亦雅所信嚮非世之躡影希炎者也  
而尤詬繁興卒成市虎之禍謂世有明公之志者否  
耶公名宗明字汝誠別號瓶山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文魁墓心

銘

韓邦奇

公姓張氏諱文魁字元甫別號字川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人也其先本山東單縣人勝國之季高祖長公者避兵蘭陽因家焉曾祖宗信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讓遞運所大使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奉政大夫按察司僉事加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畢氏封安人贈宜人加贈淑人初弘治辛亥公方垂髫河決城舉家舟而覆恍有朱衣人掖公泊於林杪以免弱冠補縣學生正德丁卯鄉試中

式戊辰登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時權瑾流毒縉紳衆爭以苛刻冀自免公獨多平反人皆危之弗恤也既而連丁內外艱服闋赴部冢宰曰是權瑾時執平主事耶陞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平反如主事時陞山西按察司僉事巡冀北道初大同當權幸隨駕經過之後地方官緣爲姦利至是巡按張侍御英檄公勘之公按都指揮章傑宋文尅削軍資十四萬禡其藏竄巨猾陳萬尚寧於炎荒既而督修沿邊險隘身往臨巡嘗遇伏虜於橋頭堡公以護兵直前迫之皆遁去胡中丞錠薦公才賜帑金十兩陞布政司左叅

議復守冀北首疏宗室聰濶長史趙寬太監王哲總兵楊玉數十家之橫罪其黨二百八十餘人權勢斂跡覈追豪商蘇霑逋稅八萬餘金皇店李瑪逋課十萬餘金克軍儲又閉大同關王廟以釐請罪之俗毀藩府聖母祠以絕結緣之妖楊中丞志學俞侍御集皆謂公宜民之仁足餉之才擊強之威可方古人云陞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大同副總兵雅重公以鞍馬金器馳賀於陝公曰吾不以易地易介也卻之陞苑馬寺卿裁革豪強私買私賣之弊馬政以清勅有廉靖不苟淵塞有猷之獎陞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尋

轉山東左使革堂食裁冗費羨餘月計千餘金別貯以資海道備倭之用楊太史維聰謂公直諒之心剛方之氣清苦之操淹貫之學經綸之略實有人所不可及者云適寧夏撫臣告缺廷議以公久歷關陝大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節朔方虜三入公指畫方略捕斬四百餘名顆捷聞凡三拜白金文綺銀牌之賜陞俸正二品唐吏侍龍謂公秉度策勲儼然爲疆場之鎮夏人管黃門律亦曰夏州撫臣剛折而柔廢惟公不茹不吐得撫臣體云嘉靖戊戌春虜困夏遊擊於宴官湖公得報自率大衆援之虜始遁因襲寒感疾力求解任不允會大慶推恩封通議大夫誥有鎮危立利比於南仲之詞乃有不悅公者罷公節鉞俾叅知行省政事公力辭以都御史致仕云旣歸杜門謝客鳴琴賦詩時名親故子弟能文者考德問業終日不倦偶晨興曰何錦衣甲馬者克斥吾庭仰居數日乃卒云公生成化己亥九月卒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四計聞特遣賜祭葬公聰察沉毅剛直果斷內行修謹雖隆夏未嘗裸體晏坐盛怒未嘗撫案大叱嚴於嫉惡見吏之貪汚者如仇讐然服善休休若已有之陸太史鉞謂公氣清而貌癯身若

不勝衣而剛中有制至臨大事決大疑確不可移云

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前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浦南胡公墓志銘 徐 階

我 皇上受命中興羣賢景附于時有宜力任事之  
臣曰華亭浦南胡公諱岳字仲申起家刑部主事歷  
員外郎四川按察僉事湖廣副使廣西右叅政福建  
按察使江西廣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公爲人  
以氣節勲業自許事至能立斷爲刑部時虜囚鳳陽  
大姓甲與乙爭田鬪不勝因殺叔誣之一具憚莫敢  
決至公乃決 上之卽位懋選藩臬大吏與圖化理

以公爲才遷四川芒部寇川南公當分巡會病議更  
川西奮曰人固有死必川南邪卽督兵入其山斬未  
通道二百里募死士塞賊走路大合兵搗之誅若干  
降若干人捷聞賜白金文綺松潘兵備副使遷當路  
者曰是重地且其政廢久共胡某不可檄公公往覈  
戎籍實倉庾厲侵尅之罰卒以月餉質富室計其息  
反十三爲取券焚之居數月米餘於廩人餘於力繕  
甲仗營堡關梁事改於舊諸夷讐焉總憲于閩數據  
法直民死罪按賊吏不以御史意假貸語時譏御史  
御史至面發赤流汗乃止閱故牘得事之未報者晨

夕下郡縣盡閩之屬檄日常八九至吏傳寫不能  
而公聽讞乃恒有暇手校四書五經及晦菴先生集  
翻梓以傳江西吏巧文而輕犯法爲置簿書勾稽以  
時遠視廣聽姦至卽發問以禮規御史御史怒公不  
爲撓曰吾務盡其在我者治事如初至疾病猶扶掖  
以出御史竟不能有加後至者以績聞拜中丞公益  
自奮首爲書數千言徧以授羣吏已乃汰冗費更役  
法民視產出錢歲不過十一役於官有常期榜懸籍  
刻吏無得動郊廟建詔市材楚蜀吏盜官錢更賦民  
或張旗幟擊鼓伐金從徒百餘行視民所植出黃紙

封之縛其主怖曰當自輸京師民號泣致厚賄乃免  
公嚴爲禁楚人賴安歲饑手疏以請上爲減所輸  
全活甚衆公旣勤於政疾復作迨被徵已艱於行會  
聞繼母喪自江西歸其家踰月遽卒公平生於財廉  
所至未嘗市民一物其與人處言笑歡謔洞然不疑  
然或以不義撻之輒詬怒已又輒霽嘗面折人之過  
聞者震懼不能勝及論薦人才終不沒其善交游姻  
故雖在寒賤拯援周卹必盡其情然不可干以私故  
賢者服其誼不肖者忘其怨宣力任事初若不容於  
俗而卒成其名致位通顯蓋非獨所遭際爲然

成化甲午卒于嘉靖己亥享年六十有六公昔領正  
德庚午鄉薦於階先叔父爲同年甲戌舉進士於階  
爲先輩其後階自翰林出爲延平推官於公爲屬自  
浙江爲江西提學副使於公爲僚公遷中丞又爲屬  
幸獎識焉乃泣而爲銘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一終



